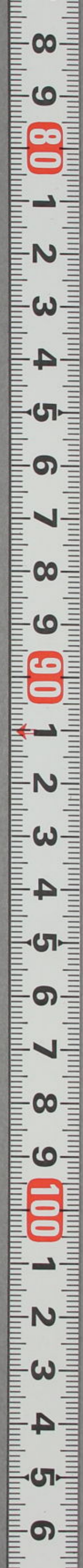


論語集覽

十四

西長軍
平遠軒
印藤塾

服部文庫
117
249
14



117
249
14

左傳文十三年傳云左君曰余可長也君何弗為
邾君命在卷民

論語微集覽卷之十四

長西
王遠
印藤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憲問第十四

新胡氏曰此篇疑原
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 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古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孔安
國曰君無道而在其邦食其祿是恥也

見壽月

長西

印藤

新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古義憲原思名穀祿也言出而不能有為處而不能有守唯知食祿是可恥也朱氏曰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愚謂士之於世獨善其身易兼善天下難其於可恥之中自知所輕重可也

徵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古人善解古文辭者如是夫後世儒者不知古文辭

且秦漢而後人皆可以為宰相故士急功名於是乎有朱子之說豈孔子時之意哉且曰憲之狷介是果何所據宋儒恣以己意品目古人僭哉但古言穀與祿殊士曰穀廩穀也大夫以上曰祿食土毛也故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非大夫不稱是以知之論語曰祿之去公室亦言魯侯不能以地與人也然亦有通用者不必拘焉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論語季氏篇

見壽問

三

八

二

古馬融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忘小怨
 欲貪欲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
 新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
 念恨欲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
 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而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
 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
 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
 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
 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已
 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已私以復乎禮則私欲
 不留而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是
 未肯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是
 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
 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古義此亦原憲以其所希望而問也馬氏曰克好
 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忘小忿欲貪欲憲蓋以四者自
 不行為仁故為問言能制克伐怨欲而使不行則
 固人之所難為矣然至於以此為仁則吾不知也
 蓋慈愛之德能及物無一毫殘忍之心而後可以
 謂之仁矣豈止無克伐怨欲之謂哉論曰心一也

不知其仁焉得
 仁共見公冶長

仁則為溫和慈良不仁則為克伐怨欲在其所存
 如何耳故知德者務用力於仁而不強事防閑知
 德之可尊而欲之不足惡也不知德者徒惡欲之
 累其心而專用力於克治殊不知苟脩其德則其
 欲自退聽徒惡欲之累已而強欲無之則併其良
 知良能斷喪過絕不復得存是強欲無之則併其良
 世無欲主靜之說者實虛無寂
 滅之學而非孔門為仁之旨矣
 徵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句之上必有
 脫文蓋時人舉當時賢大夫如管仲者稱之非門
 弟子問之故曰矣而不曰乎克伐怨欲不行謂不
 行於其國中也何也仁則吾不知也與不知其仁
 焉得仁語勢正同誠使原思問仁則孔子豈曰仁
 則吾不知也乎且果如其說乎則所謂不行云者

亦謂不行於其身邪。古豈有是言哉。人之不知文章。一至是極。吁。然則克伐怨欲不行於其國中。何以不得為仁。曰。未知其人。有安民之德。故曰。仁則吾不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古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新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古義居謂居室。居處富足無所憂苦。乃世俗之所樂。然為士者當有經營四方之志。而不可專求安逸之樂。苟於此戀戀不能棄去。則於義之所當為者必畏避退縮不能勇為。豈足以為士耶。

徵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謂求安其居也。男子

生而有四方之志。故懸弧於門。禮也。朱註。居謂意所便安處。此其天理人欲之說。豈不刻乎。蓋使於四方。士之重務也。大夫亦使於四方。然其在邦從政。是大夫之重務也。故孔子於士。多以使事言之。春秋人微者皆士也。可以見已。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古色氏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

新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古義危厲也孫順也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此言君子持身之法其

可

處有道則當直言勵行以明正道範士風若處無道則行固不可遜也至于其言則不可不稍收鋒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人多矣

古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新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古義此專言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也蓋有德者不貴乎言宜無言矣而必有之仁者不專於勇宜無勇矣而必有之若夫徒有言者務飾於外豈必有德哉徒有勇者血氣用事豈必有仁哉其

大小輕重斷而可知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字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固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孔安國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暴暴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新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篡春秋傳作

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造之意蓋以羿、皋比當世，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造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然造之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古義 造即南容。孔氏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皋、豷，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皆不得以壽終。造以此二子比當時有權力者，馬氏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天下。造以禹、稷比當時有德而無名位者，意蓋在孔子。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之言，在所當諱，故夫子不答。唯稱造有君子之行，又能尚德之人也。尚權力而輕道德，世俗之常態，人皆不知其非也。今造生於魯，卿僭亂之家，而其言如此，則其得於聖門者深矣。蓋有見權力之不可恃，而道德之效非有所求，而其流自遠也。

徵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德者有德之人也。君

子必尚德。具詞者所以深贊之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古 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

新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古義 君子之不仁，謂雖有愛人之心，而無愛人之實也。言雖有君子而不仁者，然小人之而仁者，決無之也。此專為小人假仁者而發也。夫仁愛而已矣，君子固宜仁也。然一有害人倫妨政事者，則不免為不仁。孔子以臧文仲置六關，子產鑄刑書為不仁，是己小人非不愛人也。然無利於己焉，則雖父子兄弟猶不能全其恩，况他人乎？是君子之所以或不仁，而小人之必不仁也。

徵 無

廢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古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

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

新蘓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

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

之則其為忠也大也

古義真愛能勞真忠能誨愛矣而勿勞則為不慈

忠矣而勿誨則為不忠然則父兄之於子弟臣之

事君朋友之相交

可不自盡其心乎

徵無

子曰為命裨諶州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古孔安國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於

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

謀作盟會之辭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

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

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

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新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州略也創造也謂造

為州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

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

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

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

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

此蓋善

古義命辭命也裨諶鄭大夫草創謂造為草藁也

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尋究也論講論也行人掌

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子產

出才

子之長也論曰古之稱良相者不在專用己之善而在能用人之善蓋己之善有限而天下之善無窮故能用天下之善而後能成天下之善也按左傳裨諶等三人皆子產之所薦而子產執鄭國之政四十餘年國不受兵應對諸侯無有敗事非能用人之善之效乎

徵脩飾潤色其義不同蓋裨諶作草世叔討論而未定經子羽之手而後定於是乎文成矣故曰脩飾子產之潤色乃在文成之後也討論二字人或不知其解多謂尋討也非古義矣蓋聲其罪曰討故討論者駁其非之謂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鄭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猶詩言所謂伊人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也

新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三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詞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繫乎其未有聞也

古我惠愛也馬氏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人當作仁按家語戴子路

問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則人字本仁字之
 誤明矣而前篇宰我問井有仁章又誤以人作仁
 蓋人仁同音故互相誤耳孔氏曰伯氏齊大夫駢
 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於駢邑三百家管仲奪
 之伯氏至飯疏食沒齒而無怨言夫子引之以明
 管仲之仁也子產之事見論語者三見孟子者三
 皆見其為篤厚君子至于管仲則夫子稱其器小
 孟子譏其功烈之卑則視之子產如有所弗及者
 何哉夫論譽則期其活人論人則取其適用若管
 仲之才之功以王道律之則固不免有器小霸術
 之譏然至於其利世澤民有功於天下後世則非
 子產之所能及也蓋其才愈高則其望愈重其名
 愈盛則其責愈深是所以責備管仲而不貶其產
 也夫子論人物或與或奪皆學者之所宜潛玩也

徵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按郭忠恕佩觿集云彼彼
 上甫委翻彼此下甫委冰義二翻論語子西彼哉
 又小補韻會引廣韻云云是必孔安國王肅輩有

之解而今何朱專行他解遂泯今按從人為優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
 怨言此問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是孔
 子答也何則以貴賤為心者君子之事也故中庸
 曰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
 援上是矣以貧富為心者小人之事也故坊記云
 小人貪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
 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
 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故亂益止是矣
 故此章及子貢問貧而樂富而好禮皆言使民如

子貢問貧而樂
 學而篇

詩秦風兼葭篇

家語致思篇

論語本篇

此也。管仲能使伯氏貧而無怨，是治邦者之所難耳。故孔子云爾不爾。孔子之答，未有徒舉其事而無斷者也。且何晏解人也而曰：猶詩言所謂伊人是必古來相傳之說。且下章無解，是必連無怨言為一章。而邢昺不知之。分屬上章。斷自子曰別為一章耳。大氏貧而無怨，吾見其人。富而無驕，吾亦見其人。皆世所多有也。孔子何必以此教學者乎。仁齋先生曰：人當作仁。按家語載子路問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則人字本仁字之誤明矣。然如家語所云，亦論語如其仁之意，豈足以証此。

哉。且使伯氏無怨言，以此為仁，仁亦小矣哉。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古無

新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古義此專為貧而無怨者發。富而無驕，其事則順不矜於外者能之。貧而無怨，其境則逆。非內有所得者不能也。然此夫子就常人處貧富上論，若學者工夫，前告子貢者盡之矣。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古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

新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
 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
 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
 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
 才者也○揚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
 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
 用人可知矣

古義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優
 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此言人各有
 能而不能若能其長而棄其短則人各得盡其
 能而天下無棄才也公綽蓋廉靜寡欲短於才者
 而趙魏家大勢重無諸侯之事滕薛國小政繁有
 會盟戰爭之事故使公綽為彼則可而為此則不
 可此用人
 之權度也

說微無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

子之勇冉求之藝矣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古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紇馬融曰孟公綽周生烈
 曰卞邑大夫孔安國曰加之禮樂文成馬融曰
 義然後取不苟得孔安國曰
 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

新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
 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
 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
 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
 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
 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
 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
 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復加曰字者既答而
 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久要舊約
 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

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
 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
 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
 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
 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
 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
 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
 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
 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
 之勇而有終身誦之
 之固矣。未詳是否。

古義：成人謂有所成就之人。武仲魯大夫名，
 子魯下邑大夫。言若四子之長，皆足以立世成名。
 而復以禮樂文之，則救偏補闕，足以當成人之名。
 此節胡氏以為子路之語。今按與前篇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語意相類。故從之。授命猶言
 致命也。久要舊約也。平生之言，謂其非大故而平
 生相諾之言也。子路以為若四子之長，皆足以立世
 之美，遠難企及。苟節義忠信，若此則亦可以為成

人也。論語取之者，蓋以其言亦合理而夫子許之
 也。成人之名難矣。苟知廉勇藝身，實有之，若四子
 之長而文之以禮樂，則可以為成人矣。蓋無禮則
 慢易之心生矣。無樂則鄙詐之心作矣。殊能異材
 獨步古今者，必氣滿意抗，揚已陵人，自傷其德。故
 非以禮樂文之，則不足以為成人矣。舊註以謂兼
 四子之長，非也。是蓋聖人所
 不能，豈可望之於學者乎。

徵：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
 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仁齋先生曰：
 若四子之長，皆足以立世成名，而復以禮樂文之，
 則救偏補闕，足以當成人之名。舊註以謂兼四子
 之長，非也。是蓋聖人之所不能，豈可望之於學者
 乎。可謂善解論語已。後世變化氣質之說興，而欲

禮記曲禮曰二十而冠冠義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傳曰又曰共見禮記樂記

必兼四子之長焉。蓋古者二十而冠曰成人。則成人猶言成器也。朱子求之太過。其學為爾。但救偏補闕。是仁齋亦不識禮樂也。文之以禮樂。納諸先王之道也。傳曰君子蓋禮樂云。又曰禮樂皆得。謂之德。故非禮樂不足以成其德。文之云者。非以丹青塗其撲之謂也。養之成器。而後煥然可觀也。是豈翹救偏補闕之謂乎。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云云。是亦孔子之言也。若果使為子路之言。則子路之自用也。論語豈載之哉。胡氏可謂謬已。祇可疑者。有曰字。語勢不甚相承耳。是子路又問。而孔子

又答。記者刪子路之問。故致曰字碍目耳。以今之成人觀之。上末乃古之成材。足以為大夫也。孔子時。大夫皆世爵。它人雖學以成材。然不得為大夫。故今之成人以士言之。子張曰。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子貢問士。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皆與此同。致命。即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謂致君命於它邦也。授亦致也。或疑授字不順。然奉使授王。亦於它邦之君。古言可見已。謂見危。則兵爭之世。有不測之難。方其時不辱君命。最可見其材已。致命。孔安國以不愛其身為解。朱子因之。然解命

子張曰子張篇

子貢問士前篇

不幸短命雍也

觀濤

集覽卷之十四

十三

為身命古未之有也。如不幸短命亦短於稟命也。洪範考終命亦終天命也。豈身命之謂乎。久要孔安國曰舊約也。是約要古音相通。故以約訓要耳。然舊約不忘平生之言不成言。蓋在久約而不忘師友平生之言。言其不濫也。曰危曰約亦有衰世之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古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

文蓋馬融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
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
以三者稱之厭者若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古義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亦衛人
文子蓋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謂許賈之言也深不然其言也朱氏曰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徵時然後言學記當其可之謂時是其訓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大札之節也

觀濤

集覽卷之十四

十四

也

古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統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統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

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罪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古義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也直道者聖人之所深與也而其跡似直而其心實不直者是枉曲之大甚者聖人之所以譏之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

好學也

徵求為後於魯為猶立也仁齋解此章以不直非

之是豈直不直之謂乎可謂不知倫已要孔安國

孝經傳曰約勒也可謂善詰已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古鄭玄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新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以其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

孝經五刑章

左傳曰箕子及諸侯圍宋
晉而利晉於衛
必救之則晉免矣
侵曹伐衛衛入其君
不晉晉侵入曹執曹伯
曹伯之由以尊宋人
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子玉使完春牛於晉師曰請
復諸侯封曹臣亦秋宋
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我君
取宋秋圍曹曹侯臣

見善守身

集賢

十五

取二說後曹傳為已切不
可夫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
有言而後三國我言禮
我則無禮何以待平不
許世言是忘年也救而
善言謂諸侯何其有三
施我有三死公仇已多
將何以待不許復曹
將以信之許二國使是
允世而後復推諸也
家者以忠為既戰而後圖
之說乃拘宛春於街取私
許復曹傳曹傳生絕不
許之王忽復晉師曹枝
使曹氏世之為道也師
取之曹氏中軍後復
擊之曹師敗績八計
左傳信曹氏齊侯以曹侯
師曹氏曹侯曹侯代其
曹氏曹侯曹侯曹侯
曹氏曹侯曹侯曹侯

譎甚矣二君佗事亦多類
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古義晉文公名重耳譎詭也齊桓公名小白此專
為齊桓公而發之世皆以桓文並稱而不知有彼
善於此者故曰正而不譎蓋桓文之事莫大於會
盟會盟莫大於葵丘踐土而葵丘之會定太子以
安王室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有公私義利
之別其他行事可推知也論曰知人固難矣論人
亦不易蓋知道明而後能知人能知人而後能論
人能論人而後是非邪正定矣唯聖人之言猶權
衡尺度一懸而輕重長短無所逃焉傳曰善善長
惡惡短若齊桓晉文自王道視之固非純乎正者
然以二公論之有彼善於此者故聖人之言也若桓公
獨不沒其不譎之善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若後世
儒者之論人可謂嚴而正矣然纖惡不恕片類不
掩吹毛索疵古今無全人不恕之太甚也聖人之
言則不然小過必赦一
善不沒實天地之心也

徵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正與譎兵

牛不相及也才不處也涉者
地何為仲對曰昔晉
公舍也君大曰且侯九伯
五諫家語辨政
以夾輔
用室則吾是乃後車至於
海也元河南至元後陵北
至元無標守貢也元不入
王季子共無以通國寡人
是微也王而征而不復也
人足
問
穀梁傳隱公八
年

家之辭也譎訓詭為是鄭玄訓詐者非矣如琴張
蹠踴譎詭及五諫有譎諫豈詐偽之謂哉大氏奇
變百出謂之譎堂堂正正謂之正奇變百出者求
勝於人者也堂堂正正者求不見勝者也孔子所
以云爾者固褒桓而貶文矣亦語軍旅之道也豈
必評二君之為人如通鑑綱目哉穀梁傳曰交質
子不及二霸趙鵬飛引之而曰春秋之世無五霸
之說孔子但稱桓文至于荀孟而後沿時俗之稱
曰五霸五霸非孔門之舊得之

趙鵬飛說詳于
升庵外集三十
六此節略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子白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古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

新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雖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元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

齊襄公立無道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雖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元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
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古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
室一匡天下受其賜者為不被髮左衽之患馬融
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王
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
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
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
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新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霸與伯同長
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
也衣衿也人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諒小信也經
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

善其節以及節
其節以及節
其節以及節

字程子曰桓公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
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
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
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
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
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離也若
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
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
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
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
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古義子貢意管仲之不死既不可言况亦相之則
能忍其所不能忍者也故疑其非仁者匡正也尊
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受賜者謂不為夷
狄而君臣父子之義尚存也微無也衽衣衿也
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諒信也言豈肯若庶天之為
小信自經死於溝瀆中而人莫知其名也天之生
豪傑豈偶然哉其可無所自任不愛其身乎當春
秋之時生民之塗炭極矣得一管仲斯民猶中國

民

為

之民不得一管仲斯民即夷狄之民管仲豈可無乎其不死蓋有所抱負而然故曰豈若匹夫匹婦之諒也論曰按管子及莊周荀卿韓非越絕等書皆以子糾為兄桓公為弟然則桓公之於子糾是以弟殺兄不義之甚者也管仲亦不得免黨不義之罪夫子何故深與其功而不一論其不死之非耶蓋春秋之義子以母貴故於嫡庶之辨則甚嚴而於衆妾之子亦不以兄弟之義論之况管仲之事離之嫌而成齊桓之業是夫子之所以不言其非也

徵桓公公子糾孰兄孰弟議論紛如孔子之取管仲以其仁而已矣必以小白兄子糾弟者不知道者也蓋以子糾為弟者自薄昭始其言出於一時諱避之為而後人弗之察已子糾兄而小白弟章

薄昭曰齊桓殺其弟以及國漢書淮南厲王傳章昭注云子糾

兄也言弟者諱也

章子明哉宋儒陋見因孔子仁管仲而固執薄昭之言遂以罪王魏王魏亦管仲耳祇其人不及管仲而太宗委任亦不及桓公未免有優劣焉然管仲自擇其主而王魏高祖所命則王魏豈可罪哉仁齋先生乃謂春秋之義子以母貴故嫡庶之辨甚嚴而於衆妾之子亦不以兄弟之義論之此皆強為之說以求通者已夫鄉人猶且序齒推兄弟之序也而謂衆妾之子無兄弟之義可乎孔子未嘗仁桓公而唯仁管仲則桓公之罪可知已然使管仲不遇桓公則濟世安民之功豈能被天下後

管子曰

孔子曰顏淵篇

孟子告子篇

世哉。是管仲之不可尤也。且管仲之前無霸。霸自
管仲始。豈非豪傑之士邪。且古之人。皆能量已之
力以爲之。後儒皆言其可言耳。孔子曰。爲之難。言
之得無訛乎。宜其不知聖人之心也。仁齋又以慈
愛之心。頃刻不忘爲仁。是孟子內外之說所囿。豈
非心學邪。段使信能慈愛之心。頃刻不忘。然若無
安民長人之德。烏得爲仁乎。命限五時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
可以爲文矣

古安國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已並
大夫同升在公朝孔安國曰言行如是可謚爲

新臣家臣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爲公朝之臣
也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

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
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古義僕本文子之家臣文子薦之與已並爲大夫
同升在公朝文者謚之至美者言其行如此則謚
曰文亦可以無媿矣文之爲謚惟舜文之聖足以
當之如文子之薦僕纔一事之善耳然其得美謚
如此則忘已薦賢之
爲美德從而可知矣

徵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

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仁齋先生曰文之
爲謚惟舜文之聖足以當之如文子之薦僕纔一
事之善耳然其得美謚如此則忘已薦賢之爲美

不耻下問公冶
長篇

德從而可知矣。有味乎其言之也。洪氏規規計其
三善。可謂陋已。果其言之是乎。如不耻下問。更有
何善。夫文者道之别名。故謚莫大於文焉。雖有它
善。皆止已之善。而獨薦賢之益。莫有窮盡。故於謚
法得稱文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
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古孔安國曰。言雖無道。所
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
新喪失位也。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
才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

詩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
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
四方其訓之。

古義喪亡也。仲叔圉即孔文子。此見為國者在能
用人之長。又能當其用也。苟各用其長。能當其才。
則雖以三子之才。猶能存無道之國。况有德之人
乎。雖以衛靈公之無道。猶能保其國。况有道之君乎。
後世用人者。或以一告而棄人之長。或用之
而不盡其能。此天下國家所以不免喪亡也。

說微無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

古馬融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
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

新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
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古義怍。慙也。馬氏曰。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
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為之也甚難。○係詞云。將叛

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技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夫其言之不怍非其行之無瑕者不能豈不難乎

徵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邢疏曰：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為之也甚難。是泥仁者為之難之言。然失於辭。不如朱註之勝矣。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為之難見上

馬融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齋必沐浴孔安國曰謂三卿也馬融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新成子齊大夫名桓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

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
舉先發後聞也

古義成子齊大夫名恒成其諡簡公齊君名士事
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
戒以告君者重其事而不敢忽也三子三家也孔
子自言如此意謂吾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乃
不能自謀其事而使吾往三子告之何耶三子素
有無君之志故拒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弑君
父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古之法也凡為君為臣者
之所必討而不釋者也豈可量其力之強弱哉魯
之於齊言其近則為隣國言其親則為同盟而魯
之君臣坐縱其賊耳如不聞可謂無人心矣故夫
子雖在告老之列猶不得已而告之夫公義之在
於人心一也一人唱之萬人隨和哀公若聽夫子
之言而唱討賊之義天下孰不應之惜乎哀公不
能舉其事三子亦懷其私而夫子之志終不得就
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惟其一身之惡實風俗
人心之所係在一國則一國之恥也在天下則天

懼

左傳哀公十四年

下之恥也夫子自任萬世之道故恐斯義之不
明于天下請正其罪非徒疾陳恒之惡而已也

徵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子
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宋儒之論每每
如此唯論其義而不問事之可為與不可為真經
生哉果其言之是乎段使孔子不從大夫之後而
未嘗見魯侯則亦將操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以
獨往豈理乎是固執仁者先難而後獲耳殊不知
獲者謂得報於己豈不問成敗乎蓋孔子請討陳
恒道固然而聖人之作用不可得而測矣方是時

仁者先難雍也篇

魯臣民尊信孔子。不啻君父。而陳恒之事。有志者所切齒。祇患無倡義者耳。若使哀公聽孔子之請。則魯之霸。可計日而待。而聖人之興。亦未必不在斯舉焉。此三家者之所恐也。仁齋論此章而曰。非唯一身之惡。實風俗人心之所係。又曰。夫子自任萬世之道。故恐斯義之不明于天下。此可以論文。文山方孝孺之徒耳。非所以論孔子矣。且此豈容以風俗言之邪。又其論樊遲小人哉。而曰。營心細務。而不知道以維持天下者。乃世俗之所務。而非聖門之所謂學也。夫道者所以平治天下也。所以

胡氏繼之曰。鄰有殺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

陶冶天下也。經生輩平日以講說為事。而謂聖人之道止是焉。故其言如此耳。按朱註所引胡氏所謂先發後聞可也。本在胡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事。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云云。詳其文。非謂孔子。而朱子剽其說載此。可謂謬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古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新**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古義**孔氏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事君之道。以不欺為本。然不知犯之之義。則或至於阿其所好。故又曰犯之。

順君之過

孟子離婁篇

徵勿欺也而犯之。人多以欺為詐。亦有欺侮之意。子路行行。未免此失耳。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此以犯之為勿欺之事。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蓋古義也。後儒多為勿欺與犯相反之說。非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古本為上
末為下

新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汙下。
古義上者指道德仁義而言。下者指流俗鄙賤之事而言。此猶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之意。言君子小人在鄙事在鄙事故為人之所賤。在道德故為人之所達。

所貴皆其所自取。可不慎乎。

喻於義里仁篇

徵上達下達。何註本為上末為下。不知何謂。邢昺

謂君子達於德義。小人達於財利。是以喻於義喻於利作解。朱子因此而曰。君子循天理。故曰進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汙下。天理人欲。自其家言。然皆不穩。它如下學而上達者。與下學對。其義自見。因按表記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是蓋以事君言之。與上章相比。如圭璋特達之達。謂通於君也。何晏蓋言君子之通於君。以德義小

下學而上達本篇

小雅北山之什
小明篇

圭璋特達禮記
聘義

人之通於君以財利也。小人謂民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是亦古來相傳之說。然攷諸儀禮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鄭註。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是謂內通。為下達也。蓋君子之通於君以禮。故曰上達。小人則無通於君之禮。故私通。謂之下達。何邢朱皆誤耳。大氏論語言禮者多矣。而後人不知之。解以義理。是古今學問之異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古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

新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古義古人之學。求之實矣。故其所學無不為己之益。是為己也。後世之人。專為利名。而志道之心。踈矣。然人或資其學。而用之。則隨其大小。為人之助。是為人。也。然於己之身心。則無益。豈足為學乎。為己者。必能成物。所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若夫釣名干譽。誇多鬪靡。而不知用力於己之身心者。既不能成己。焉能成物。或雖有為人之益。然無為己之功。其為人也。亦郢書燕說。可鄙之甚。

徵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古人善解論語者如此。

夫孔子之言。以語學也。學謂學詩書禮樂也。君子學詩書禮樂以成德於己。小人徒為人言之。孔子所言止此耳。至於宋儒以此為心術。則其弊必不免於弁髦天下。獨善其身者。深之失也。學者察諸

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古孔安國曰：伯玉衛大夫。遽瑗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陳羣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其

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宜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古義 遽伯玉衛大夫名瑗。夫子指伯玉。朱氏曰：與之坐敬其主。及其使也。此言伯玉為己之功常如不及。凡為使者必飾詞後言。舉其主之賢而伯玉之使不稱其德。而以其心之所不足者而答。其主之賢愈足。信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知道之無窮。而後識人之不能無過。有為己之實心。而後知過之不能寡。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蓋言過之不可深咎。而至於不改。然後為實過也。伯玉之使。不曰其欲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能寡過。而曰未能。蓋深有合乎聖人之心。宜乎夫子之深歎之也。論曰：後世之學。甚過緊密。務制斯心。欲一毫不容。人指摘。殊不知人非木石。不能無過。但在能

知其過則速改以從善也若欲強無過則不至死
灰其心槁木其身必至於把捉矜持外飾內非故
曰君子不貴乎無過
而貴乎能改過焉

徵仁齋先生解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而曰知道
之無窮而後識人之不能無過有為己之實心而
後知過之不能寡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蓋言
過之不可深咎而至於不改然後為實過也伯玉
之使不曰其欲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能寡過而
曰未能蓋深有合乎聖人之心宜乎夫子之深歎
之也有味乎其言之

過而不改衛靈
公篇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古無

新重

古義

重出

徵無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古

新

古

手

而

此

而

記者

規壽閣

集賢卷之十四

二十七

古孔安國曰
新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
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
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古義朱氏曰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第
手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上章專為謀政者言
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
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

孔子思周公述而篇

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徵君子思不出其位是艮卦之象辭然孔子思周公而至於夜夢之故君子之道不可執一以廢百焉宋儒主一無適原於此執一以廢百者蓋此章必有所指何則後世多以官位並稱而古者曰官爵而已矣上位下位亦謂位列而已矣非官位之謂也凡謂之位者皆謂其所立之位也皆以行禮言之故此章之言亦必以祭言之宗廟之中思不出其位語敬也如患無位亦謂朝廷之上無已所立之位也

患無位里仁篇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古無註

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古義邢氏曰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言顧行顧言故言浮其實君子所恥嘗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之務實也如此

徵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邢昺疏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仁齋從之然文法乖朱註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分作兩截亦失而字蓋謂君子之所以過其行者恥其所已言故也

無能也... 君子之道... 馬亦求于... 能也... 未也... 兒... 先... 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古無 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
序有不同者以此

古義 君子道者言君子由此而行之也此三者皆
進學成德之要與仁義禮智之目自異矣責己以
明道之無窮又以此勉人也道言也此記子貢之
言以明夫子之實為聖人言夫子所謂君子道者
非他即夫子之所有也此言君子成德之目以
勸勉學者也其曰我無能焉者雖若謙辭然本以
道之愈無窮而聖人之知益隆故也子貢
知之故曰夫子自道也猶曰夫子既聖也

徵君子道者三言君子所道者有三也蓋性之德

人人而殊唯知仁勇為達德故君子所皆由也夫
子自道也仁齋曰猶曰夫子既聖也為是朱子以
為謙辭非是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古 孔安國曰比方人也孔
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

新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
窮理之專務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
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
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古義 方比也言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賢乎哉似
褒之而實所以深抑之也夫子言我則自脩之不
暇而何暇方人子貢方人自是有才識者之常態
然好比方人物則其自必疎矣是以君子含容
沈默自治深切不以比方人物為事蓋知自治之
難而方人之無益也論曰舊註曰比方人物而較

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夫臧否人物聖人固有之矣然其論之也將以為己之鑒戒而非以比人為學也若不如是而徒論人物之短長則益驚多言而於道無分毫益晦菴之學專主窮理以論人物為格物之一端故遷就其說而不自知其鑿于孔子之意也

徵子貢方人朱註。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仁齋曰。夫臧否人物。聖人固有之矣。然其論之也。將以為己之鑒戒。而非以比方人為學矣。又曰。子貢方人。自是有才識者之常態。愚按朱子窮理及心馳於外。皆其家言。而方人者。知者之事。豈翅有才識者常態哉。且聖人亦豈翅以為鑒戒哉。亦將以用之也。其所以抑子貢者。其自以為賢知也。故曰賜也賢乎哉。世儒多昧乎聖人之道。即王者之道。動為窮措大解。故其言皆無作用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古王肅曰徒患己之無能

新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古義朱氏曰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學而不患人不知已
患其不能也
里仁不患其莫已知求為
可也
衛侯公君子病無能
不病人不知已也

徵無說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古 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

寧能為賢乎或時及怨人

新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

己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

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揚氏曰君子一

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

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

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古義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

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語辭言不逆不億則可謂

誠直也而又有先覺之明焉則無為人欺罔可謂

賢矣不逆詐不億不信唯誠直之人能之然未為

至也加之有先覺之明而無誣罔之

失則非明睿之君子不能真賢者也

徵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

寧能為賢乎古人之解不失於辭者如是不逆詐

不億不信蓋古語也孔子引此以戒先覺以為智

者孔門若宰我子貢之流有流于詐黠之漸矣聖

人誠意待物觀於堯之於鯀必試而後正其罪孔

子必以視觀察故以先覺為智者非君子之道也

後儒昧乎辭亦不知抑亦字是字未穩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古 包氏曰微生姓畝名包氏

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新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

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

見壽月

集賢卷之十四

三十一

堯試鯀具書二
典
視觀察為政篇

言

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古義：微生畝，蓋以夫子諱人，不倦為為佞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言我似此，栖栖于世者，疾夫遺世長往之士，以天下為終，不可為而堅執不返也。夫子雖不斥其非，然其警之亦深矣。畝，蓋有齒德而隱者，絕聖棄智之流，故以夫子為佞，而夫子答之意，直義明，不少著形跡，豈非和氣充溢，觸處皆道邪？蓋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欲與天下共同斯善，而不敢為過高之行，豈隱者執一而不通者所能知乎哉？○夫道通則行，固則滯，通則舉一而百順，固則執一而百廢。孔子曰：疾固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蓋為此也。推之學術，揆之政事，其是非得失成敗，通塞皆自此而判，可不察乎？

微微生畝不知何人，蓋亦鄉先生。於孔子為先輩，何也？以其名孔子也。以孔子所答為學問之事也。

學則不固，學而固哉。高叟，孟子告子篇。好勇疾貧，秦伯疾沒世而名不稱，衛靈公篇。

棲棲者，訪求弗已貌。孔子之訪求弗已，畝以為欲博學以騰口舌，故曰無乃為佞乎。疾固者，疾固執一說也。是孔子語所以訪求弗已，故云爾。凡固字如學則不固，固哉，高叟之為詩也，皆以學問言之。後儒不知之，為一切之解，乃謂孔子欲行道以化固陋，非矣。疾字不必疾人，如好勇疾貧，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皆自疾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古鄭玄曰：德者調良之謂。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古義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此章如詩六義之比蓋馬之有驥猶人之有君子也驥非無力而不以力稱君子非無才而不以才稱然則有才而無德其為小人也必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

報德

古德恩

德恩之德 新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然怨有不一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

於

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古義 德謂恩惠報以得其當為是既以德報所怨者則於其有德於我者將以何報之乎是非邪正各隨其實不增不減曰直以此待所怨者可矣若於其有德者我者必以德報之不可忘焉若此而後兩者各得其當以直報怨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用心也以德報德謂善則揚之不善則藏之也○朱氏曰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以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論曰以德報怨則害義不可行也以怨報德則賊仁不可為也唯如夫子之言而後仁義兼盡各得其當譬諸天地之化賦與萬物而物各得其所也又曰怨與讐自不同如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者不限在此

徵以德報怨何晏曰德恩惠也朱註盡之矣仁齋

曰以直報怨。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用
 心也。以德報德。謂善則揚之。不善則藏之也。妄哉。
 以直報怨者。當怨則怨。不當怨則不怨。當其怨之
 時。豈漠然無所用心乎。以德報德者。謂以恩惠報
 恩惠已。豈別有精微之解哉。如仁齋之言。則必在
 上之人而後可矣。且舜之於群下。豈皆有德於舜
 乎。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古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不知已亦不尤人孔安國

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已

謂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人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古義此夫子自道以嘆默契者之難。下學者習人事之近也。上達者造道德之奧也。朱氏曰。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人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論曰。何謂天知之乎。曰。天無心。以人心為心。直則悅。誠則信。理到之言。人不能不服。此天下之公是而人心之所同然以

此自樂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斯理也磨而不磷推而不毀雖不赫著于當時然千載之下必有識之者矣此聖人之所以自恃而忻然樂以終其身也

徵莫我知也夫。謂世主無知孔子者也。凡古書言人不知者。皆言在上之人不知也。故曰不知則其不能用者可知也。仁齋乃曰。嘆默契者之難。道學先生哉。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是孔子自道也。其為人也若是。故天命孔子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世。而不使行道於當世。是天之知孔子也。下學而上達者。下謂今。上謂古也。謂學先王之詩書禮樂而達於先王之心也。達如中庸達天德之達。是

孔子知命之言。漢儒以來。知孔子之心者。甚矣。務作奧妙之解。故此章之義。皆失之矣。仁齋曰。天無心。以人心為心。直則悅。誠則信。理到之言。人不能不服。此天下之公是。而人心之所同然。以此自樂。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斯理也。磨而不磷。推而不毀。雖不赫著于當時。然千載之下。必有識之者矣。此聖人之所以自恃而忻然樂以終其身也。果若其言。則聖人亦唯子雲耳。且徒以公是以理到之言。而論孔子之心。可謂陋已。且其不貴鬼神。故亦昧乎孔子稱天之意。孰謂仁齋先生非理學乎。

公伯寮翹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白夫子固有
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古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孔安國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孔安國曰季孫信讒

志子路鄭玄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也新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

言欲誅寮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

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古義公伯寮魯人愬譖也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

肆陳尸也言欲誅寮言道之行廢皆繫於命而非寮之所能為也聖人之於事有言命者有不言命

無復

者蓋於道之行廢世之治亂每必言命為其在天而不在人也至于出處進退利害取舍之際則必言義而不言命為其由己而不由人也夫衆人雖決於命而不堪其憂苦不知命也賢者雖能委命而不能安焉又以其不真知命也唯聖人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益知命之至泰然自安亦靡所動于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徵肆諸市朝邢疏引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以下於市。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臣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孔安國曰色斯舉矣孔安國曰有惡言乃去

新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去亂國適治邦禮貌衰而去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

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

幾

古義世者舉一世而言辟世者天下無道則隱蓋與世推移不露形跡非有道之士和而不流者不能故稱賢者不可斥長沮桀溺之流而言也去亂國適治邦雖見機之速然不如辟世者之超然自得也故曰其次不善之色見於顏面則去此辟地者則迫矣不善之言發於口則去視辟色者則亦著矣故以此終之君子之仕也將以其行所學也然苟有所不合則不肯狂其志以取禍也故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辟世者隱見關于天下辟地者出處系于一國辟色者禮貌衰而去辟言者有違言而去皆雖不失身于亂世而有大小遲速之異故次第而言之

子曰作者七人矣

古包氏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新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謂長沮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亦

作者之謂聖禮
記樂記

古義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原文恐有七人之姓名今不可考此又上章之意○輔氏廣曰凡書所載有當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略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徵作者七人矣。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七人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堯舜之前。雖有聖人。孔子不取焉。所以不取者。以其所作止利用厚生之事也。是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之意。曰七人矣而不斥其名者。人皆知之也。橫渠有是說。先後諸儒以介於辟世晨門之間。故以為見幾而作之義。然見幾而作。謂之作者。古未之聞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古晨門者閭人也包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

新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古義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而隱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晨門知世之不可為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此知夫子之德而未知夫子之道者也人之不得不與人為群猶鳥獸之與鳥獸共群人之徒去人而何適故曰鳥獸不可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道有顯晦而無可泯之理世有升降而無不可為之時夫子皇皇於斯世者蓋又有可為之理而不忍坐視斯民之塗炭故也其為仁也亦大矣晨門之徒何足以知之

徵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蓋知其不可而不為之者不恭也知其不可而為之孔子之所以為至德也晨門知之以贊孔子故錄之舊註謂譏孔子也非矣人之譏孔子論語豈載之哉其載之者必有斷焉而是無斷焉故知其為贊孔子已

子擊磬於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古黃州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包氏曰以衣涉水為厲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以為果末無也無難者以

其不能解已之道

新磬樂器荷擔也。蕢，神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經》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詩》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邛

古義：磬，樂器。蕢，草器也。荷蕢者，聞磬之聲，知其有憂世之心而嘆之。朱氏曰：《經》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詩》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深之宜，果哉。謂往而不返，數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言苟不可其意，則不肯有為於世。此亦無難為者矣。夫子憂世之心，不能一日忘於懷，故其心自發于磬而荷蕢者聞而知之，則亦非凡人。但於聖

疴

人仁天下之心，則未之知也。蓋聖人視天下猶一身，視其陷溺猶痒疴，疾病之切于我身，豈欲離世絕俗而獨善其身乎？世衰學廢，人不知大道之所在，故高視隱者而難其所行，殊不知人之所難者，在於周旋人事，維持世道，使不至于禽獸。若夫絕世離俗，獨善其身，何難之有。

徵：蕢，說文引論語作更，庾也。庾，蓋蕢所受。為今一斗四升三合餘。故蕢又稱庾爾。有心哉，何晏曰：有心謂契契然。邢昺引小雅大東契契寤歎，毛萇云：契，憂苦也。朱氏所以不取者，嫌以憂苦視孔子也。殊不知聖人亦人耳，豈不憂苦乎？且聞磬而識其有心於天下，非憂苦之聲而何？又按升庵曰：何晏註曰：《經》猶碌碌也。晉范弘之傳：雖有《經》之稱。

升庵外集經說

觀詩胡

集賢卷之十四

三九

而非大雅之致。一作經經。今何晏註無碌碌之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

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古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馬融曰已百官孔安國曰冢宰天官卿佐

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新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

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

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

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古義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鄭氏讀作諒闇言天子居倚廬不言謂不論議政事也古者世淳民忠

共執親之喪三年悲哀未嘗言家事故曰古之人皆然諸侯死曰薨豈殷之時天子之死亦言薨而

夫子仍稱之歟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三年不言也商道中衷諒陰

之禮久廢不行獨武丁能舉而行之見哀戚之深能盡人子之道宜乎其中興商道而得稱高宗也

○按三年不言者謂專委冢宰不敢言事非緘口而不言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若不言則

小子何述焉亦非曰欲緘口無言也蓋欲無與門人論道也古文書云既免喪其惟不言又曰王言

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出於後世之附會明矣

徵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蓋殷天子久

無三年之喪高宗特行之故喪服四制曰載之書

中而高之故孔子引諸侯之禮其禮弗傳故也凡

古書曰君者諸侯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

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周公所定也。蓋殷天子禮。所以廢三年喪者。以節文不備故也。周公備其節文。而後不可得而廢焉。故屬諸周公。如舊說。則武王周公。所以為達孝者。至於祭以大夫而止。期之喪。已下。為贅言。且殷世及周。立孫則昭穆之禮。亦昉於周公。是中庸之外。它書不載也。可以

禮記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丘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商女子夏喪其子章

見已。檀弓載此。而引天子之禮。記者之不善也。世儒多謂諸書直記孔子之言。殊不知言也者。不可筆者也。故諸書記孔子之言。皆脩辭者也。脩辭隨記者之意。故不同焉。不必皆異時之言也。諸書但論語中庸。其辭如精金美玉。可以為據。已人或執檀弓文之美者也。是誠然。然其書後子思曰。商女亦異於論語諸子相字者也。曰廢其祀。刳其人。先王之禮。豈有之哉。是吾於檀弓所以亦有不取者也。祇此章。主意在不言。而不在三年。故孔子以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以明之。學者其察諸仁齋先生

疑殷之時。天子之死亦曰薨歟者。蓋未識君字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古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新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古義上之於民莫不欲其易使也。然每不得若其所欲者，蓋不得其道也。夫治國平天下，以禮為本。而後上下辨，而民志定。昔者先王之御民也，一號令，後發一政事，之出其應之，猶水之就下，不敢後者，民能知上下之辨，而莫敢不敬故也。故治民之要在禮，而不在法。論曰：夫子之教人曰：德曰學，曰禮曰義，必以好為上，嘗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蓋好則熟，熟則驗，驗則其應無窮矣。漢唐以來，莫不置禮闈設禮官，以講儀文，度數之詳，然而徒為虛器，不達於天下者，豈非纒供文具而好之之心未至故乎？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亦謂好之之益甚太也。

徵孔子每曰好古好學好德好仁好禮好義而

好知之教。故知仁義禮智。孔子時所無也。蓋禮義

者道也。道者古之道也。學者學之也。德者有德之

人也。仁者仁德也。觀其所好，而孔子之心可知矣。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古孔安國曰敬其身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族孔安國曰病猶難也

新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佗道也人

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
 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
 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
 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
 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
 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
 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
 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古義已者對人之稱脩己者安民之本以此治國
 平天下亦無難為者敬者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之謂百姓者盡人之稱蓋脩己以敬則既盡矣然
 以子路猶少之故再三言之以明其脩己之外無
 復餘法也此極言脩己之效而以堯舜其猶病諸
 明其功之甚大而難及也脩己者治人之本仁以
 體之禮以存之而後可以脩己之外益推脩己之極
 者功用之盛皆無出于脩己之外益推脩己之極
 功則堯舜之盛亦不過此舜之恭已而正南面子
 思所謂篤恭而天下平皆此義也論曰古人言敬
 者多矣或就政事而言皆有所敬而然曰脩己以敬
 而言或就政事而言皆有所敬而然曰脩己以敬

曰居敬而行簡皆以敬民事而言未有無
 事而徒言敬者也若後世之言敬者異哉

徵脩己以敬不言所敬敬天也仁齋曰敬民事

子豈無王事乎要之民事王事皆天職也故敬天

為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克己復禮為仁

九經首脩身一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古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

待孔子賊謂賊害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
 於禮法之外者夷踞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
 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
 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

克己顏淵篇

九經中庸

則是舐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踣踣然。古義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踣俟待也。見孔子來而踣踣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害也。幼而不孫。弟不順上也。長而無述。無善狀也。老而不死。久偷生也。故曰賊也。孔子歷責其已往者以警其將來也。敗風俗害人倫惡之大者也。以聖人之盛德於故舊之人。其責之猶無所恕如此。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其原壤之倫乎。

徵原壤孔子之故舊也。檀弓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

故也。蓋孔子為其人親治其母之椁。則知其為鄉黨。為故相親狎之人也。孔子以杖叩其脛。亦以戲行之。苟非親狎。豈如此乎。亦可以見君子愷悌之德已。原思記之具悉。為是故也。今人遽見以為孔子撻之大非矣。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古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包氏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
新闕黨名童子。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

寵異之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古義 闕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蓋童子初入門。未待夫子之命。自進而將命也。將命長者之職也。童子而行之。故或疑其為益者也。禮童子當隅坐。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求益者自卑。以牧今此童子如此。則欲速成者爾。此因上章而類記之。猶前篇公冶長可妻。及子華使於齊。章之意。蓋原壤嚴以誨之也。童子寬以育之也。聖人之道。溫威並行。而不拘于一。如此亦編者之微意也。論曰夫子之於童子。豈無甚過寬乎。蓋聖人之教人也。以開導誘掖為務。而不以束縛羈絆為事。譬諸種樹。屈幹蟠枝者。雖足悅其蔚間者。不煩人力。自有棟梁之材。所謂如時雨化之者。是也。夫子之於童子。欲長育其材。而不欲強成之也。實造化涵育之功。不可以過寬目之也。

益卷三 志李力

徵 闕黨章。仁齋先生曰。夫子之於童子。豈無甚過

寬乎。蓋聖人之教人也。以開導誘掖為務。而不以束縛羈絆為事。譬諸種樹。屈幹蟠枝者。雖足悅其觀。然不見其達材。生於岑蔚間者。不煩人力。自有棟梁之材。所謂如時雨化之者是也。夫子之於童子。欲長育其材。而不欲強成之也。實造化涵育之功。不可以過寬目之也。有味乎其言之。豈翅闕黨童子乎。孔門之教。皆使人自得之。而不強聒之。故其於童子也。亦使之習與性成。是孔子之教也。又按曲禮曰。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

謁也。童子將命，亦古之道也。朱子謂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非也。或在孔子之時，亦必知典謁為童子之職，豈以此為寵異之乎？亦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故疑其以益者。故先生長者進而與之友，是所以問也。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可見或人所以疑者，適足見其非益者已。益者，即益者三友也。求益者，取於友也。非進益之義，言其不知取於友之道，則其非益者不言自明矣。宋儒不知古文辭，故解非其解也。

益者三友 季氏篇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四終



晉書卷之二十一
 羊祜傳
 羊祜字叔子，平陽人也。少孤，事母至孝。年二十四，舉為孝廉，累遷至中書令，封開國侯。祜在任，以忠誠著聞。每與將士共飲，無異坐席。嘗與從者登岘山，坐石上，嘔血而死。人哀之，葬於岘山。祜在荆州時，亦如之。

南山老人



